

在羅與踏進書房時，瞧見的就是盯著書案出神的范逸。

這情況有些特別，因為二爺的警戒心向來很高，不可能在他踏進書房時還在出神，於是他放輕腳步走到書案前，想知道上頭到底擱了什麼教他出神的物品，一瞧……他攢起了眉，難以參透。

二爺盯著這一桌的筆做什麼？

「……二爺，這筆要不要收？」瞧他依舊回不了神，羅與只能硬著頭皮問。

范逸這才轉頭瞧了他一眼，漫不經心地問：「羅與，你寫字時慣用什麼筆？」

這問題太沒頭緒，羅與思索了下便照實道：「不拘泥，順手便可。」

「那是因為你的字醜。」

「……」為什麼無端端地羞辱起他的字來？他又不走仕途，不過是當個幕僚門客而已，也要要求他的字好嗎？

「常用筆的人會有慣常使用的愛好。」

「話是這麼說沒錯，可是當今的字畫大師魁乙向來是不拘泥於筆，只要字寫得好，什麼筆都能用。」羅與帶著幾分意氣跟他槓上。

范逸不置可否地輕點著頭。「對了，你今日見過她了，覺得她如何？」

「二夫人真是個好姑娘。」思及她那般誇獎他，羅與心裡一陣心花怒放。

「你不是說她該死而未死，覺得古怪才要會一會她？」

羅與這才想起就是為了一解謎團才闖進後院，餘光瞥見范逸笑得嘲諷很讓人感到恥辱的臉，他一下覺得羞恥。

「是啊，照理二夫人命該殞於二爺清醒之時，偏偏她就是好好的，這點真教人想不透，但我那樣瞧她也沒瞧出端倪，不過想想，這事不要緊，橫豎只是我覺得古怪罷了。」

二爺的命格奇特，遇劫能重生，前提得要先找到命格能與二爺相輔相成的姑娘，以沖喜之名迎娶，二爺便得以續命。

這法子之前已經用過兩遍，也因而外頭傳言二爺有剋妻命。

事實上，要說是剋妻也是成立的，畢竟是取彼命代此命之意，不同的是佟熙妍竟只是病了一場就好轉，這點教他參不透。

「還是她並不是佟熙妍？」

「二爺是懷疑她是代嫁？但那是不可能的，當初聖上賜婚，要的只是個小小庶女，平安侯不可能為了個不重視的庶女找人代嫁。」

他是不好意思直說像平安侯那種四處攀關係的牆頭草，為了自己的仕途什麼都能出賣，不過是犧牲一個庶女罷了，有什麼好心疼的，他哪來的膽子敢換人欺君？

范逸沒再說什麼，只是看著一桌面的筆再次出神。

巧合吧，姑娘家在閨閣裡總是會練字，不過是挑筆的習慣相似罷了。

從書房離開時，毛知佳的手上捧著一大捲的紙，而采薇則提了個大籃子，裡頭裝了一塊硯和幾錠墨、幾本裝訂好的小冊子，至於幾只長木匣裡裝的是毛知佳親手挑的筆。

一回到院子，她立刻將紙攤在桌面，動手磨墨。

采薇看得一頭霧水，但沒有讓主子自個兒磨墨的道理，她自動自發地替了手，忍不住問：「夫人這是要做什麼？」

夫人總算跟二爺碰頭也私下相處了，她為此寬心不少，可誰知道夫人離開書房時竟是拿了這幾樣東西。

「寫字。」

「寫字？」她的聲音忍不住拔尖了些。

毛知佳拿茶杯充當紙鎮的手一頓，疑惑地問：「不成嗎？」

「沒有不成，奴婢只是不知道原來夫人還會寫字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她不甚在意地問，從木匣裡取出一枝紫毫，先沾了水在紙上輕壓了幾下，確定這紫毫的彈性頗佳。

她挑筆向來不看重多餘的贅飾，因為她要的是真材實料，紫毫的毛較剛硬，最適合拿來寫行書或草書，也是她最慣常使用的筆。

采薇偷覲著她，有些欲言又止。她要真說了，那可是不敬主子。「只是以往沒見過夫人寫字罷了。」她更想說的是，夫人出閣前樣樣都短缺，哪可能再給她紙筆練手？講白一點，她懷疑夫人識的字說不準還沒有她多。

「嗯……妳以前不在我身邊當差，自然沒機會看到。」她隨口應著，眉心微皺了下又趕緊鬆開。

不能皺不能皺，眉心要是跑出紋路，好運就跑光光了。她現在最缺的就是運氣和東風，沒時間糾結明日回門的事，她得要先練個幾幅字，再想個法子送到府外兜售才成。

只是，有時光應付采薇都教她覺得頭痛了，更何況府裡還有其他姊妹……她要是裝病不回門，不知道會不會被識破？

瞧采薇墨已經磨得差不多了，她便拾筆蘸墨，思索了下，默寫出她最喜歡的一句詩。

她的草書如行雲流水，亦剛亦柔，一行字不過是眨眼功夫就完成，她起身看了下，尚覺得滿意。自己應該找時間到外頭瞧瞧，如今流行的是哪一種字體。

「采薇，妳瞧這樣寫得可好？」她知道采薇識字，所以就詢問她的意見當參考。

「……嘆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這……這是字嗎？」分明就是鬼畫符吧。

毛知佳微揚起眉，思索著是采薇字識得不多，還是沒看過草書。「妳等一下。」說著，她拿了兼毫寫了同樣的幾個字，只是換了行書的寫法。

「如何？」

「這……字跡潦草了些，但是看得懂。」采薇自認為委婉了，夫人以往沒啥機會練字，潦草了些也是情有可原，只要多練練也是能寫得好的。

毛知佳掀唇苦笑了一下，暗叫不妙。

采薇看她的眼神充滿了同情和鼓勵，說是潦草，分明是不懂行書之美，這下真是

大大的不妙，她得要找個機會上街瞧些字畫才行。

只是她最擅長的是草書和行書，如果要寫楷書，恐怕得要再多練練了。

早知道有這麼一天，她就該在大綱裡設定這朝代正流行草書。

想著，她也懶得再練手了，讓采薇把東西收好，就又坐在房裡發呆，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太樂觀，就算她真寫得一手好字，也不代表她能靠賣字畫為生。

任何藝術家成名前，總得要有經紀人打理，總得要有人幫著炒作才有機會成名賺錢，可是她一無錢脈更無人脈，又是個姑娘家，想靠賣字畫為生，好像太異想天開了。

這是她創造的世界，如今卻困住她。

要是能修改大綱，不知道該有多好……

忖著，她驀地從架上取了本從范逸那兒拿來的小冊子，翻開空白頁，拿來枕邊的鋼筆在上頭寫出之前沒有完成的大綱，給自己添了個疼愛自己的表哥，給他取了個名字，並給他一個富商的身分，旗下產業林林總總寫了一大堆，彷彿寫得愈詳細，財富累積得愈多，對她的助益就更大。

寫好了，她從頭再看過一遍，確定有無遺漏之處。

這做法看似有些荒唐可笑，可誰知道呢？

大綱是她擬的，而她現在身處在這世界裡，她要是修改了大綱，也許就能改變她現在的命運。

至於成不成……找個時間上街瞧瞧就知道了。

一整晚，毛知佳翻來覆去，滿腦子都想著這種可能性，以至於到天快亮時才有了睡意，可是才剛睡著，采薇就來喚她。

她哀怨地坐起身，任由采薇給她梳洗。

「夫人，二爺剛剛派人說了今日要帶您回門。」采薇替她梳髮髻時邊說著。

「嗯。」她有氣無力地應著，只想再躺回床上好好睡一覺，等真正聽進采薇的話——回門，那就是她能出這武定侯府的大門，她雙眼突地亮起，抓著采薇問：

「采薇，咱們城裡有沒有一條街叫東坊大街？」

這是她昨晚設定的地點，如果采薇說有，那就是設定成功了。

「有啊，就在距離平安侯府兩條街遠的那條大街。」

「真的？」毛知佳雙眼亮晶晶，激動得都快要掉淚了。

采薇不懂她為何激動起來，只能照實道：「真的，東坊大街是京城最熱鬧的一條街，聽說牙行當鋪酒樓茶肆什麼的都在那條街上，雖然奴婢沒去過，但以往還在咱們府裡時，聽灶房的嬤嬤說過。」

「牙行？老闆是不是姓周？」她急聲問。

「奴婢不知道，奴婢賣身為奴後就沒上過街了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毛知佳瞬間像是驚掉的花兒，可一會又恢復生氣，勸自己不要得失心太重，反正就算她什麼都做不了，至少還有跟范逸的那筆交易保全她，不可

能再更糟了。

采薇看不懂她的患得患失是為哪椿，謹守著做奴婢的分寸，不該她問的就不開口。然而替夫人挽好了髮後卻苦惱了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從鏡子裡瞧見采薇皺眉的模樣，毛知佳不由得問著。

「就……覺得夫人的裝扮樸素了些。」

毛知佳瞧了眼鏡裡的自己，大概明白樸素指的是什麼意思。她的髮上只有一根金釵，看起來並不新穎，至於她這身衣裳，雖然她不懂如今的品味，但也看得出來衣服並不是新的。

她身邊的陪嫁就只有采薇一個，連個嬪嬪或是其他二等三等丫頭都沒有，就知道她嫁得有多寒儉。

如今想來，她本就是炮灰命的庶女，別說嫁妝了，連幾件新衣都沒有，也更別說多餘的首飾。

不過，她還真的不在意，要她把自己的頭髮當成針山，她是打死也不要。

「好了，去拿早膳吧。」

「還是不要加點葷嗎？」

「不用。」說起吃早齋，隱約記得是二哥考上警校那年發了宏願，所以她就陪二哥一起，這一吃也已經有十幾個年頭，現在要她在每天第一頓飯吃葷食，她還不習慣呢。

采薇沒轍，打了簾子出去，端膳回來時剛好遇見范逸，忙朝他福了福身。

范逸擺了擺手，逕自進了屋內，就見佟熙妍坐在榻上發呆。

「夫人，二爺來了。」采薇一進屋就見她不知道在想什麼，連二爺站在面前都沒發覺，趕忙出聲提醒。

毛知佳一回神就看見范逸那張帶著疏離的笑臉，有一瞬間的恍惚，等正了正臉色，起身問他，「二爺，要出門了嗎？」

「不急，待妳用完膳再出門。」

毛知佳輕點著頭，也就不招呼他了，逕自在桌前落坐，看著采薇將食盒擱好。

「夫人不問二爺用膳了沒？」采薇靠近她時，用氣音說著。

毛知佳剛拿起筷子，聽她這麼一說，整個人更沒勁了。「二爺用過膳了沒？」

「用過了。」范逸目光落在食盒裡，裡頭只有三道菜，不見半點肉末。「怎麼吃得如此清淡？」敢情是大廚房的人剋扣她？

「我大病初癒，吃清淡一點較好。」毛知佳挑了最能說服人的說詞。

她吃早齋是她的事，沒必要跟不相干的人多做解釋。

范逸微揚眉也沒再多問，而是從身後隨從手裡取了木匣遞給采薇，道：「一會給妳主子戴上。」

「是。」采薇接過手便打開一瞧，雙眼不禁微瞪著——

是一整套的紅寶石頭面，連耳鐺都有。

采薇開心極了，她正愁夫人沒件像樣的首飾，二爺就送了一整套過來，由此可見二爺前些日子冷落夫人，真的是因為公事繁忙所致，往後，兩人定會和和美美的。

采薇逕自想得美美的，可是一回頭就發覺主子要真是戴上這套頭面，衣裳反倒顯得更樸素了，心裡不禁糾結起來。

毛知佳哪裡知道采薇在糾結什麼，只想趕緊加快速度吃完早膳，倒不是想趕緊去平安侯府，而是覺得有點尷尬。

就她一個人吃著飯多不自在，害得她不禁想起隔壁的惡人總是喜歡在她吃飯時坐在她對面看著，故意鬧她氣她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一點也不覺得生氣了，反倒有點懷念。

近來她想起惡人的次數似乎比想起父母還要多，她真是太不孝了。

忖著，她吃得更快，沒發現在她另一頭坐下的范逸正不著痕跡地打量她。

采薇才剛想好一會怎麼替她打扮，回頭就見她狼吞虎嚥的模樣，整個人都傻住了。這些天，夫人用膳時都姿態端正，舉措優雅，為什麼如今在二爺面前卻故意吃得這般難看？

無人能給她解答，她只能等到夫人用完膳，將她帶進內室重新打扮時才對她叨絮了一番，要她注意言行舉止，不能讓人挑出錯處，唸到她沒有半點反擊能力，只能像個小媳婦似的一再點頭求饒。

幸好，范逸在外頭等著，采薇哪怕有滿肚子牢騷也不敢一鼓作氣說盡，妝扮好了就趕忙把人推到外間。

范逸抬眼，未置一詞起身就往外走。

毛知佳像個小媳婦般地跟在他身後，繞過一座湖泊、兩座園子時，差些因為賞景太過忘我，是采薇在身後咳了好幾聲才回神。

然而，更難熬的是上了馬車之後。

馬車極為寬敞，可是只有她和范逸，兩人相見無語偏同處一處，要說有多尷尬就有多尷尬，不過在馬車駛動之後，她的尷尬便丟到一旁，她掀了車簾子一角，想著瞧瞧外頭的街景。

人潮如流水移動，她靜靜地注視這一幕，心裡是說不出的百感交集。

是她的筆創造這個世界，可是這個世界自己有血有肉有秩序地行進著，無論她有沒有編排到的細節，或是每個無名的角色都各自運作著。

可是她並不眷戀這個世界，一點都不想待在這裡，她卻不知道要怎麼回去那個自己生活的世界。

她是真的想家了。

想著，莫名地感到悲傷，神色悵然。

范逸不動聲色的觀察她，見她神情鮮活，從一開始的喜笑顏開到令人難以理解的惘然，和昨日與他談判的模樣大相逕庭，這也許是因為她己身的際遇，才教她多愁善感了起來。

對她，他能做的就是多點彌補，除了感情之外，能給的，他會盡量給予。

打從昨日范逸讓人捎了信息，告知今日要帶妻子回門，平安侯府便動了起來。

侯府裡外早因先前的賜婚煥然一新，這會就連佟熙妍出閣前的小院子也特地差人重新裝設了一番，以防范逸在席上多喝了酒後能小歇一會。

算著時候，平安侯領著府裡大小在廳裡等著，一聽門房來稟人已經到了，他趕忙踏出廳外迎接。

雖說兩方都是勳爵之家，但平安侯空有銜卻無實權，而范逸雖無爵位，卻是皇上面前的紅人，是皇上破例拔擢，一路升到從三品指揮同知這個位置，他自然要親自迎接這位貴客，替兒子鋪路。

而且他家中女兒多嬌美，他要是能看上其他的，自然是娥皇女英，親上加親。

「賢婿。」

毛知佳讓采薇扶著下馬車，就見一個四十歲開外的男人走來，熱情地張開雙臂狀似要拍拍范逸的肩膀。

豈料范逸的動作更快，腳步往旁一步朝他作揖道：「侯爺，遲了多日才陪同熙妍回門，還請見諒。」

平安侯的雙臂還熱情地抬在半空中，心裡有點難堪，可經他這麼一解釋，那丁點的難堪瞬間消失無蹤，忙道：「你有公務在身，遲了幾日又何妨？裡頭請，廳裡已經備了筵席。」

「是。」

毛知佳看著那男人就這樣領著范逸走了，心裡只覺得好笑。男人表現得很想拉攏范逸，可是范逸很巧妙地避開，連聲岳丈都不肯喊，一嘴好說詞還能讓對方心裡覺得舒坦……真的是像極了隔壁的惡人。

「侯爺真的是……」

耳邊聽見采薇刻意壓低的聲響，她不由得看過去。「怎麼了？」

采薇欲言又止，瞧見范逸停下脚步回頭，忙提醒道：「夫人，二爺等著呢。」

「嗯。」她不在意原主的父親把她忘到天涯海角去，但有人會停下腳步等著自己的感覺還不錯。

采薇也很可愛，惱在心裡也不敢在她面前數落那位平安侯的不是，像是怕她心裡難受，她不禁慶幸有她，否則真不知道自己會有多難捱。

范逸瞧她嘴角揚著笑意，不禁挑了下眉。敢情她在馬車上顯露的惘然並不是因為父親，而是另有隱情？原本是怕她遭冷落而心傷，如今看來，她根本就不在意。

「怎麼了？」瞧他直盯著自己，她不禁懷疑自己的臉龐了。

「沒事，走吧，只要我在場時，盡量站近一點。」

她乖巧地點著頭，不用他吩咐，她今天一定會緊緊地黏著他。

走在前的平安侯對這一幕很滿意，這六女兒還不是自己女兒中長得最好的，他的成算希望頗大。

進了廳裡，裡頭男男女女皆有，毛知佳的眉頭不自覺地蹙緊。

怪了，是她搞錯民俗風情不成？通常這時候在廳裡的不是應該只有男子，而她一會就該隨嫡母回後院休憩等開席嗎？

眼前這陣仗……應該是府裡還未出閣的姑娘都來了，而且……就在她目光觸及一

人，驀地瞪圓了眼，懷疑自己出現幻覺。

幾乎同時，范逸也看見了同一人，目光閃動了下。

「來來來，你們都來跟范大人見禮。」平安侯手一招，讓嫡子領著幾個妹妹走向前，好讓他一一介紹，當是認親戚，省得往後走在街上不知道彼此關係，笑掉旁人的大牙。

平安侯到底還有幾個庶女庶子，毛知佳沒興趣知道，她的目光只定在她那位嫡姊佟熙嫻臉上。

太詭異了……佟熙嫻為什麼會跟她長得這麼像？

這個她，指的是毛知佳原本的面貌，更教她渾身爆開雞皮疙瘩的是，佟熙嫻笑起來的樣子簡直跟她一模一樣。

她是這樣設定的嗎？

不，她設定的頂多是個性，面容再怎麼樣也不會跟自己長得那麼像。

就好比她設定范逸時，把范姜逸的個性帶進去，但五官則是隨她所想，再退一步說，就算她真設定了五官，也不可能寫得這麼精準。

她突然覺得有點毛，有種怪怪的感覺。

「六妹。」佟熙嫻來到她面前，輕拉起她的手。

毛知佳直瞅著她，說不出這是什麼恐怖的感覺，下意識就抽開了手，然而這動作卻教佟熙嫻不解地蹙起眉。

「六妹身子還不適嗎？」她擔憂的問著，甚至以眼神詢問站在她身後的采薇。

「我已經沒事了。」毛知佳勉為其難地噙笑應對著。

「我原本是要到武定侯府探視你，可又想太過貿然，於禮不合。」她的嗓音輕軟悅耳，棉花般柔軟，光是聽聲音就讓人想親近。

毛知佳笑了笑沒說什麼，餘光瞥見范逸的目光落在佟熙嫻臉上，再見佟熙嫻落落大方地喊了聲范大人，他便漾開笑意。

看著范逸溫煦柔和的笑臉，她內心五味雜陳。

其實，她有點想念隔壁的惡人了，透過范逸總是能看到他的影子，可是范逸終究不是他，只是她創造的一個酷似他的角色。

看他端著無害的笑容和佟熙嫻交談，她心裡真的很複雜。

不知道是她從未發現，還是她早就發現但潛意識地藏在心底，但不管怎樣，她現在倒是把自己的心思看得很清楚。

雖然她嘴上老嫌棄他，但其實心裡明白，他對她很好，她對他也不是沒有過那份情愫，只是他太容易招蜂引蝶，她乾脆地把他拋到腦後。

表面上，她像是把心情收拾乾淨，實際上還是將他放在某個角落裡，才會寫進書裡頭，才會有著酷似他倆的男女主角，范逸和佟熙嫻。

看著這兩人，覺得自己內心不為人知的那部分被揭了開來，讓她想起深埋的記憶。那年，剛升上高中的她，目睹了他與警大女同學的互動，女同學大方開朗，兩人談笑風生，而後他離開了一下子，那位女同學對她說，她配不上他。

那瞬間她的愛戀被點破，讓她覺得很羞恥，從此以後，她將情意深深地掩埋起來。

可是在故事裡，她給了范逸和范姜逸一樣的個性，卻給不了一樣的五官；她給了佟熙嫻八面玲瓏的性子，完美極致的手段，卻給了與自己一樣的五官……佟熙嫻詮釋著她心目中最適合范姜逸的女人，而她在潛意識裡想成為佟熙嫻這樣的人，才會將內心世界投射在這個角色上。

她不敢在現實世界表白心意，怯懦地把心思藏在故事裡，彷彿藉此就能滿足內心的渴望。

這份醜陋的心思教她越發討厭起自己，也越發地想念范姜逸，但她無法找到他，愈是思念只會讓她越發陷入痛苦的迴圈。

第三章 新設定的表哥

「夫人，怎麼了？」

耳邊傳來采薇的輕喚聲，毛知佳回過神，發現自己不經意地沉溺在自己的內心世界，用力地把那些雜訊全都甩開，用局外人的目光看著眼前的鬧劇。

看著范逸被佟家幾個姑娘包圍著，毛知佳有一瞬間的錯覺，像是回到當年，瞧見范姜逸被很多女孩子包圍著。

她看得眼疼，心想在這裡她跟個隱形人沒兩樣，便想到廳外透口氣，一轉身剛好對上采薇怒其不爭的表情。

又怎麼了？

「采薇，妳怎麼了？」

「夫人，您得站在二爺身邊才行。」采薇壓低音量道。

「可他身邊已經有很多人了。」人多會缺氧，她會頭痛。

「再多人都比不上您，您才是二爺明媒正娶的妻子。」以往她總瞧夫人怯懦地躲在其他姊妹身後，那時的她會怯懦情有可原，但是現在她已經是二爺明媒正娶的正室夫人，怎麼還老是躲在後頭呢？

毛知佳不解地看著她，琢磨了會才壓低聲音道：「采薇，妳不會是認為她們想搶他吧？」采薇的表現就像是某個正宮身邊的閨蜜，正替正宮打抱不平。

「古有娥皇女英共事一夫，如今不少大臣家裡也是姊妹共事一夫，還被引為佳話。」采薇氣憤極了，就為了侯爺這種下作作派。「那種佳話都是假的，全是由了掩飾自己的下作行徑。」

毛知佳呆住了，她怎麼也沒想到原來這朝代允許姊妹同嫁一人……天啊，那多怪啊，那些男人也太噁心人了。

她那個侯爺父親竟然要自己的女兒們同時伺候一個男人，她光是想像就想吐。

「其他姑娘也就算了，可四姑娘怎能與二爺站得那麼近，還交談得這麼愉快？」雖說四姑娘是她以往的主子，可她現在的主子是夫人，她自然要向著夫人，再者四姑娘向來知書達禮，怎會犯這種不該犯的錯？

「嗯……緣分吧。」總不能說是她書中設定的吧。

人家是男女主角，就算有她從中作梗，只怕他們最終還是會在一起，她是無所謂，橫豎她已經和范逸協議好了，和離後會給她一筆錢，她相信他一定會做到。

「夫人，您和二爺才是緣分。」

毛知佳笑了笑，又看了兩人一眼，以她來看，她是真心認為佟熙嫻態度落落大方，行事率真，沒什麼好讓人詬病的。

反觀她，她就是那個彆扭長不大的幼稚孩子。

如果有一天，她再遇見范姜逸，她再不會彆扭……如果有那麼一天，也許她會告訴他，其實她是喜歡他的。

「采薇，妳想太多了，也許事情不是如妳想的那般。」她並不想跟范逸有什麼緣分，該斷則斷就行了。

「哪是？妳瞧，府裡的姑娘瞧見二爺就跟瞧見上等肉沒兩樣，恨不得將他給拆卸入腹。」采薇忿忿不平極了，雖說她以往是在侯府裡當差，但她還真的不知道府裡的姑娘這般不要臉，竟打算搶自個兒姊妹的丈夫，而且還是侯爺默許的。

毛知佳不禁被她氣憤的模樣給逗笑，覺得這丫頭真是有趣，成了她的丫鬟之後就真的視她為主子，把心思都放在她身上，如此關心她。

「沒事，走吧，陪我到外頭走走。」她拉著采薇就要往外走。

「不成，夫人，這當頭您怎能到外頭去？」采薇說著反扣住她的手，直往范逸的方向走去。

「采薇，妳別拉我……」拜託，在這個故事裡她不是真正的小三，別把她當成正宮！

說時遲那時快，她的腳踢到了椅腳，身子失去平衡，眼看著要往前撲去，卻被一條有力的臂膀撈起還順手將她納入懷裡，她睜圓了眼，下意識要掙開，卻被那人按得死緊。

「熙妍，小心點。」

她聽著，心尖顫了顫，直覺范逸這把醇厚的好嗓音實在是太有魔性了，天生就極富感情，像是裹著濃濃愛戀，話語如網，輕易地把人心給網住。

再配上他那張俊美無儔的臉蛋，分明就是殺手級的人物，太可怕了！

「有沒有磕著哪？」他微鬆了擁抱，垂眼柔聲問。

毛知佳眨了眨眼，瞧他雖然噙著笑意，可雙眼冷靜極了，像是透過那雙眼對她傳遞訊息，而不可思議的是，她好像看得懂他的訊息，簡單來說，他現在是要求她跟他演一場戲？

換言之，他並不喜歡現在的處境，所以要求她這個名義上的妻子與他共進退？

為什麼不喜歡？佟熙嫻是她安排給他的女主角耶！

她不解到了極點，覺得自己有義務將他導回正途，可是他的眼神很堅持，等待她的共同演出，於是在基於同盟的基礎之下，她也只能臨時客串了。

「……我的腳有點疼。」她氣若游絲地道。

她沒演過戲，要是演得不好，他只能多擔待了。

范逸噙笑的魅眸閃過一絲複雜，隨即勾彎唇角。「這可不成，得看大夫才行。」

話落，他已經將她打橫抱起，嚇得她險些尖叫出聲。

「賢婿，你這是要去哪？已經要開席了。」平安侯見勢頭不對，趕忙擋在他面前。他啥事都還沒開口，哪能就這樣放他走。

「熙妍傷了腳，我得帶她去找大夫診治。」范逸笑意依舊如春日煦陽，但是眸底冷意直逼山巔之雪。

「咱們府裡有府醫，喚一聲就來了，坐坐坐，一點小事而已。」

「侯爺……」

正當范逸要開口拒絕時，外頭已經有身穿蟒袍的錦衣衛飛步而來。

「同知，皇上召見。」

范逸微揚眉，轉頭對平安侯道：「侯爺，皇上有旨，我等先走一步。」話落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「你可以放我下來了。」走到廳外，毛知佳小聲地道。

這裡沒人，沒必要繼續扮恩愛，她很不習慣與人這麼親近，渾身都不對勁起來了。

范逸瞧也沒瞧她，直接把她抱進馬車裡。「我有事在身，妳先回府。」

「喔。」她才應了聲，他已經放下簾子離開，一會便聽見一陣馬蹄聲遠去，她掀開簾子一角，瞧見他離開的身影。

嗯，他真的挺忙的，說來她不該在故事裡給他那麼多任務。

最糟的是，他好像對佟熙嫻沒感覺，沒有感覺的男女主角要怎麼繼續走下去？

「夫人，腳還很疼嗎？」采薇這當頭才跑上馬車，氣喘吁吁著。

「不疼。」不過是助他抽身的說詞罷了。

「真的嗎？那現在是要去醫館還是回府？」剛剛聽她說疼，二爺也一副心疼極了的模樣，怎可能這麼快沒事。

「當然是……」她突地打住，喜笑顏開地道：「采薇，咱們去東坊大街！」

這是老天給她的絕佳機會，她怎能放過！

馬車緩緩地停在東坊大街的一家牙行前，采薇扶著毛知佳下馬車，讓車伕在轉角處等著，兩人便進了牙行。

「不知道夫人想要做什麼買賣？」牙郎稍稍打量她的裝束，噙著和氣生財的笑容迎了過來。

「請問牙行的老闆是不是周正流？」

「正是，不知道夫人是——」

聽牙郎說老闆確實是周正流，毛知佳只覺得心都快要跳出來了，強行壓抑快要竄出胸口的喜悅，她沉著聲道：「他在牙行嗎？」

「是，不知道夫人是哪個府上的？」

「我家夫人是武定侯府的二夫人，還不去通報一聲。」采薇代她開口，直覺得這個牙郎問得可真多。

牙郎一聽是武定侯府的二夫人，趕忙差小廝通報一聲。

武定侯只是在兵馬司掛了閒差，連應卯都不用，可是武定侯府的二爺就不同了，他是錦衣衛的指揮同知，惹不起的人物。

「夫人找牙行是要在府裡添些人手嗎？」采薇低聲問著。

其實就連她都覺得院子裡的人手實在太少，二爺那裡也沒半個丫鬟，哪怕侯爺夫

人撥了些人手，但都是些粗使婆子和灑掃丫鬟。

「不是。」

采薇不解的看著她，既不是要買丫鬟，為什麼要上牙行？「奴婢以為依剛才二爺的舉措，二爺對夫人是有些心思的，所以把權放給了夫人，讓夫人採買些下人。」毛知佳嘆口氣，只能說采薇的道行還是太淺了，看不清那個男人每個動作背後的用意。不過，她也知道采薇是擔心自己，畢竟這年代，女人出閣了自然要倚仗自己的丈夫，要是不得丈夫疼寵等同沒有活路可以走。

所以，她也不打算讓她太擔心，隨口道：「他自然會待我好，只不過我今天到牙行並不是要買下人。」她覺得有一個采薇就很棒了，沒心思從頭培養心腹，況且她也不喜歡身邊跟著太多人，到時候她要是離開了也沒辦法帶走。

「難道夫人真想和牙行做什麼買賣？」難道是二爺把手中的私產交給夫人了？要不依夫人上不了檯面的嫁妝是沒有辦法與牙行交易的。

「祕密。」笑了笑，她如是道。

都問到這分上了，既然主子不說，采薇自然不會再追問，畢竟主僕之分，她心裡明亮得很。

不一會，小廝急步走來，附在牙郎耳邊不知道說了什麼，牙郎的臉色微變，態度比剛才更好地將她往牙行的後院帶。

經過一段園中小徑，毛知佳餘光就瞥見不遠處的樓台上站了個男人，待走近時，才發現男人面貌非常俊朗，帶著幾分書卷味，但眉宇間有股讓人無法忽視的凌厲。牙郎領著她拾階而上，周正沈微擺手，牙郎隨即退下。

就在毛知佳打量他的同時，他也在打量著她。

毛知佳有點緊張，畢竟他是個新捏造憑空出現的人物，哪怕她在他身上下了許多關於他倆之間的設定，加強兩人的情感羈絆，但不知道管不管用，害她一聲表哥含在嘴裡，卻找不到好時機喊出口，兩人就這樣大眼瞪小眼，真不知道要瞪到什麼時候。

「表妹近來可好？」周正沈先開了口，往裡頭一指，示意她入座。

「甚好。」她應著，卻笑得很心虛。

她內心真的有諸多滋味，感覺自己像是主宰了別人命運的神，可是為了己身而設計別人的身分，這才發現自己挺會利用人的。

「怎麼突然來了？」

「今日剛好得閒，所以就過來看看表哥，二則是因為……表哥有收字畫，對不？」周正沈微挑起濃眉，給她斟了杯茶。「怎會問起這個？」

她接過茶杯，嗅著淡雅的茶香。「我有些字畫想請表哥代賣。」

「誰的字畫？」

「我的字畫。」

周正沈拿起茶杯的手頓了下，似笑非笑地望去。「表妹何時也懂字畫了？」

「表哥，咱們多年不見，這其間我也苦練了字，頗有心得，也許表哥能替我鑑定一番。」

「姑娘家的字畫無市無價。」

毛知佳眨了眨眼，直覺好像跟設定不太一樣……照理說，他倆小時候感情好，長大後她有所求，他就算不想幫，也不用這麼直接，一點情面都不給。

她是不是哪裡沒寫好？

不過眼前沒閒功夫回想問題出在哪裡，她必須先確定目前的字畫市場流行的是哪種字體。

「表哥何不先看過我的字再做定奪？」看在兩人兩小無猜的情分上，給點機會吧，表哥。

周正沈沒有嘲諷也沒有鄙視，忖了下，起身帶她往旁邊的房間走。

「妳隨意寫幾個字。」

毛知佳看書案上剛好擺著紙筆，就連墨也都是剛磨好的，許是他剛剛正好在寫什麼東西，如今倒是方便她了。

她也不客氣，從筆架上選了枝筆後，一手抓著袖口，一手形如疾電般地在紙上飛快落下幾個字，教站在書案邊的周正沈錯愕不已。

「……曾經滄海難為水？」他喃喃唸著。

「表哥，你看得懂？」毛知佳驚喜不已地問。

「妳怎會寫狂草？」

她愣了下，挑了個說詞。「……自學。」

「狂草是取其字體首尾銜接而成，不是每個人都看得懂，而妳會寫就代表妳看得懂……妳當時在平安侯府裡過得並不好，又怎會有機會自學？」

呃……毛知佳有點詞窮，可她好歹也是作者，哪可能解釋不了？但最高竿的是根本不需要解釋！「表哥，你怎麼知道我在侯府裡過得不好？」抓住問題丟回去就是。

「我……」顯然沒料到她會問上這麼一句，周正沈有一瞬間的錯愕，但很快地回過神來。「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毛知佳咂著嘴，暗惱這人真是緊抓著問題不放。「平安侯府裡有一間書庫，我爹不讓我習字，四姊人很好，所以常常帶我進書庫裡看書習字。」他既然知道她在侯府過得不好，但一定也知道佟熙嬪待她好，這麼說總該相信了吧。

這真是極其古怪的體驗，她竟然得跟自己創造的角色辯論。

周正沈微瞇起眼，看似信服了，目光隨即落在她書寫的字上。

「妳的狂草瀟灑不羈，落拓狂放之中又藏著幾分拘謹，剛硬的筆觸又帶著幾分柔美，如風遠颺卻又頻頻回首，矛盾共處，倒是少見。」

一句矛盾共處讓毛知佳微愣了下。

他這麼一句話就簡單地點出了她的個性，他究竟是對字體有多深的研究，才能以字體推論筆者的性情？明明是她臨時捏造的角色，怎麼厲害到已經脫離她能掌控的範圍了？

想想也是，聖經裡上帝造人，也不是人人照他的心思去活。

看來，她必須稍稍糾正先入為主的觀念了。

「表哥認為這樣的字還是無市無價？」

「有價有市，但只要是姑娘家所寫，哪怕寫得再好都無市無價。」周正汎說著，思索這樣的字怎會出自一個才剛及笄的姑娘家之手，但她是在他面前親手寫下，要不是親眼目睹，他還真不敢相信。

毛知佳輕抿了抿嘴。「那就別讓人知道是個姑娘家寫的，有的時候身分愈是隱密愈吸引人注意，是不？」

「倒是可行。」周正汎總算露出一絲笑意，但抬眼瞅著她笑意斂去，眸裡藏著憂愁。「先前妳在侯府過得很苦時，我不是不想幫妳，而是真的幫不了妳，而今妳出閣了，卻到我這兒賣字畫……」

「表哥別誤會，二爺待我很好，我賣字畫純粹是想攢點私房罷了。」千萬別誤會范逸，她可不想把任何黑鍋都往他身上扣。

「是嗎？」

「是，是我自個兒異想天開又帶著幾分自負，心想就算是姑娘家也能賣字畫，所以才想試試。」

「多年不見，妳的性情倒是變了不少。」

「不好嗎？」難道會太狂妄嗎？

「我覺得極好，不過妳這幅字就只寫一句嗎？我覺得這詩句的意境相當好，難不成也是妳自個兒做的？」

毛知佳眨了眨眼，疑惑他竟不知道這是元稹的詩，難道說因為是架空的歷史背景所致？要真是這樣，她應該也能當詩人喔，因為她腦袋裡還有好幾首詩，不過剽竊別人作品的缺德事她是不幹的。

「是二爺作的詩。」但推到一個不相干的人身上是可以的。

「范同知……倒是不知道他在詩詞方面造詣如此高超。」

毛知佳呵呵乾笑，權充回答了。

「所以是首完整的詩？」

「是啊，我可以把它寫完。」

周正汎站在一旁，看著她蘸墨落筆，強勁又極具韌性的在紙面上似書似畫地完成了一首詩，教他讚佩不已。

「半緣修道半緣君……范同知看不出來是這般情長之人，看來待妳該是極好，我也放心了。」周正汎低聲喃著。

原本周家就是京城的富戶，所以平安侯對周家也相當客氣，小時候母親就常帶他進平安侯府與表妹玩耍，可後來父親經商失敗，平安侯便與周家斷了往來，姑母病逝時就連喪禮都沒有，更別想表妹會過得好了。

想起性情怯懦的表妹，在侯府裡沒了娘親，獨自一人，他就擔心不已。

正因為如此，更加激發他向上的念頭，他放棄仕途專注於商場上，如今也算是小有成就，本想著往後能照拂她一二，誰知道她竟被送去沖喜。

還好，范逸待她是好的，要不怎會有這首詩？

毛知佳聽他這麼說，也只能報以呵呵兩聲乾笑掩飾心虛。

這首〈離思〉是范姜逸很喜歡的一首詩，他常說，所以她就常拿來練手，久了她也很愛這首詩。

「對了，起個別號，明兒個我讓人依妳的別號刻個章。」

「別號……」就是筆名了，要想個男人的筆名倒是不容易。她在取名字方面相當的弱，通常她都比較喜歡借別人的名字一用，省得絞盡腦汁也想不出。

「不急，妳慢慢想，想好了再告訴我，這字畫我可以先裱，到時候妳再補落款就成。」

可是毛知佳認為這事要是不打鐵趁熱，待她回去之後也不一定有厲害想法，倒不如……「就叫范姜吧。」說著，她提筆寫下落款。

「怎會取范姜？時下的別號以花木或星辰為主，這個范姜教人不知所謂。」

「不知所謂才好，要是大夥都一樣，在一片花林星空之中，誰記得誰是誰？」

取別號范姜，就當她把這幅字畫獻給范姜逸吧，因為他一直跟她討要一幅書法，她卻從來沒送給他。

「有道理。」周正沈輕點著頭，眸底笑意濃。「表妹，妳說這字畫寄在我這兒，咱們要怎麼拆帳？」

「表哥說了算。」她只是寫字而已，行銷是要交給他的。

「這般信我？」

「當然，你是我的表哥，還能誑我不成？」當人兄長的，自然是要疼妹妹的。「橫豎只是想攢點私房，表哥別給我剋扣太多就行。」

「放個幾天，要是有消息了，我會讓丫鬟通知妳。」

「這可能比較不方便，不如我讓我的丫鬟到牙行找你好了。」她指著一直守在外頭的采薇。她不是掌家的人，要是有陌生的人進府裡走動，就怕惹出不必要的事端。

「行，就這麼著，咱們七三拆帳，妳七我三。」

「多謝表哥。」雖說不知道一幅字畫能賣多少錢，但只要有市有價，就是她累積財富的第一步。

毛知佳回府時，手中又多了不少戰利品，各式各樣的紙張和紙箋，筆墨硯更是樣樣不缺，交給采薇放在寢房旁充當小書房的暖閣，她便獨自回房，吩咐采薇不需要伺候。

她迅如狡兔衝向床，抓起藏在枕頭底下的鋼筆。

寶貝啊！她終於知道為什麼會帶著這枝鋼筆穿越了！

老天關了她一扇門，卻為她開了一扇窗，只要有這一枝筆，她根本不需要擔心往後的生活。

哪怕剛剛和周正沈並沒有討論出一個價碼，只要等一會她拿著鋼筆寫下價格，肯定就會是那個金額成交，所以不管是一百兩還是一千兩，只要她親筆寫下，那就是鐵一般的事實！

而且，她還可以卑鄙地附加設定，如今正是狂草盛行之時，所以狂草叫價狂飆，她甚至不需要靠范逸給的銀兩就可以直接拍拍屁股走人。

想著，她立刻從枕頭邊抓出小冊子，趴在床上就要執行她完美的計劃，猛地一頓，她看著手中的鋼筆。

如果，這枝筆可以決定她在故事裡的命運，那麼……她要是直接寫上，送她回原本的世界？

像是發現新大陸一般，她整個人狂喜到渾身發顫。

她可以回去了，可以回去了！

狂喜到最後，她已經熱淚盈眶，她總算明白什麼是喜極而泣的滋味，原來人在開心到喜悅的極點時真的會掉淚。

她抹了抹淚，吸了吸鼻子，抓著筆的手有點微顫，她深深地吸了口氣，雖說覺得就這樣一走之了對采薇很抱歉，但沒關係的，在她離開之後故事還能繼續下去，等她回到她的世界，一定會給采薇一個幸福的人生。

稍稍平緩了情緒之後，她握著筆，在小冊子上寫……

咦，怎麼沒有墨水？

毛知佳直瞪著筆尖，懷疑眼淚模糊了視線，胡亂抹了抹臉，確定視野清晰了才再一次地寫下……

「怎會這樣？」她突地低吼出聲。

怎麼沒有墨水？還是……斷水？她有摔倒嗎？不可能，她寶貝得很，可是不管她怎麼寫，就是寫不出字。

還是不能寫送她回去，而是要寫讓她回去？

她再試一次，沒有，還是沒有！

她絞盡腦汁地擠出無數不同的用詞，可是始終一點墨水都沒有……

這到底是為什麼？為什麼在這緊要關頭筆居然寫不出字……老天是在整她嗎？

毛知佳忍不住又哭了，這一回是氣哭的。

太過分了！怎麼可以把她送到天堂又瞬間讓她摔到地獄，沒這樣整人的！

她氣到用力地捶著床褥，依舊發洩不了這股悶在胸口的怒火和失落。

她真的以為可以回去自己的世界，以為可以回家的……嘴一扁，她再也遏抑不了地放聲哭泣。

「夫人？」聽見低泣聲的采薇在門外敲著門。

「……采薇，我沒事。」她噙著濃濃的鼻音說。

「可是……」聽起來不像沒事，她無法理解夫人回府前還喜笑顏開的，怎麼回來沒多久突然哭了起來。

夫人大病一場後也沒掉過半滴淚，沒瞧她為什麼事憂愁過，今天不過見了個表哥就……她猛地抽了口氣，暗想著莫非夫人心怡周表哥，所以在見過他之後無法再壓抑悲傷？

她攢眉深思，愈想愈覺得是如此，否則在平安侯府時，怎會放任二爺被人拆卸入腹？

身為大丫鬟，她本就該替夫人分憂解勞，可這事她要怎麼幫她排解？都已經嫁人了，別說侯府丟不起這個臉，就怕二爺那兒也過不去呀。唉，怎會如此？

「采薇，妳不用管我，我一會就沒事了。」

她吸了吸鼻子，盡情發洩過後，知道自己只能面對現實。反正已經回不去了，那她還是照原計劃，和表哥合作賣字畫，相信也能闖出一片天的。

看著手中的筆，就算寫不出字，她也會好好珍惜，畢竟這是范姜送給她的。她輕柔地套上筆蓋，哪知手抖了一下，筆尖往指頭上一劃，留下一條墨水痕，教她死死地瞪著指上的痕跡。

她抓過冊子立刻再寫，還是沒有水，於是她不死心地攤開手心，見鬼的依舊寫不出字！

這是怎樣，到底是怎樣！

毛知佳火大了，狠狠地瞪著筆。「你現在是要跟你的主人一樣整我就是了？」

她用力地在小冊子寫著「范姜」，眼見清晰的筆跡，她瞬間睜圓眼，緩緩地瞇起水亮的杏眼，再一次地寫下「送我」，該死的還是沒有水！

這是什麼意思？她坐在床上思索著，秉持著科學實驗的精神，拿起筆緩緩地寫下范姜狂草即將名聞天下。

看著上頭的筆跡，她不禁打個哆嗦，覺得這枝筆有點邪門。

可是再邪門也邪門不過她穿越到書中這檔子事！

這肯定意味著什麼，她得要一一試過才成，也許她才能從中找到破解之道，說不準她還有回家的機會！

第四章 不小心犯了職業病

一早，毛知佳被采薇喚了好幾聲才醒來，實在是她昨晚試筆試得太晚，導致她嚴重睡眠不足，但無所謂，她似乎已經推敲出一套邏輯。

簡單來說，想回去？幾乎不可能。

她昨晚試了幾種寫法，發現只要她刻意更改原本設定好的大綱方向，鋼筆就寫不出字，但只要順著大綱主線再添副線，那就可行。

至於她這個角色的最終命運，鋼筆也寫不出來，她沒有辦法替自己決定結局。

她有點沮喪，但是換個方向思考，她至少還能混得不錯又不愁吃穿，已經是謝天謝地，再要求更多恐怕連老天都不容。

采薇替她挽著髮，從鏡裡瞧她神情蔫蔫的，無聲嘆了口氣，看樣子夫人深知分寸，已有定奪，她也跟著鬆口氣。都已經出閣了，實在是不好再惦記其他男人，夫人得把心思都放在二爺身上才行，可不能傻傻地放任其他姑娘覬覦二爺。

「夫人，要不要奴婢去問問二爺要不要一道用膳？」采薇突道。

毛知佳一臉傻樣地回過頭。「為什麼要問他？」

「夫人，夫妻一同用膳天經地義啊。」采薇總算明白她為何不爭，可問題嫁都嫁了，那是非要爭到底，否則夫人真以為二爺會只守著她一人嗎？得趁著二爺身邊還沒有人的時候，把二爺的心給拴住才成。

「可是……」說范逸是陌生人是有點過分，頂多就是盟友的關係，連朋友都談不上，一起吃飯多奇怪。

「哪有什麼可是？奴婢看得出二爺對夫人是不錯的，所以夫人得加把勁，要不都成親多少日子了，二爺都還沒在夫人屋裡歇過，那怎麼成？」之前還能拿夫人病了一場搪塞，可現在還能用這說詞嗎？

毛知佳抽了口氣，無法容忍和范逸躺在同一張床上，相信范逸亦是如此，她絕不能讓采薇胡亂點鴛鴦譜。

「采薇，我是說，說不準二爺還沒回來。」別鬧了，他們這對假夫妻早已經私下協議好了，她別亂插手。

采薇頓了下，昨天皇上召見二爺，昨晚二爺到底有沒有回府她也不清楚……「一會奴婢再去前院問問。」

毛知佳無力地翻了個大白眼。「先別忙了，一會去備膳，吃完早飯我還要趕緊寫幾幅字畫呢。」

「夫人真的要賣字畫？」采薇到現在還不敢相信夫人執意這麼做，雖說她大字識得不多，但怎麼看都覺得夫人的字跟鬼畫符沒兩樣，那種字怎麼賣得出去？

「是啊，我想攢點私房錢，妳可別對外說去。」

她跟誰說去？采薇無力地搖了搖頭。夫人那種大字，她真的不敢對人說。

「好了，趕緊去準備。」

采薇無奈，決定去廚房一趟時順便問問二爺回來了沒。她是沒成過親，但也聽人說過許多，夫人他們這對新人壓根不像別人口中說的，畢竟沒有一個新嫁娘絲毫不在意相公不在自己的屋裡歇的。

毛知佳沒心思理睬采薇，滿腦子想著賣字畫的事。她的頭一幅字畫已經很卑鄙地剽竊人家的詩，接下來的絕不能再這麼做，她得想其他的法子，就算不寫詩詞，也能寫個橫幅或什麼的，得想些較合乎京城時興的成語頂一頂。

她一邊用膳一邊想，等她一頓飯吃完，也差不多有個輪廓，二話不說就到小書房裡著手。過去少有機會讓她寫得盡興，她這一寫就幾乎一個時辰，其中還包括了用行書寫的一小段佛經。

「夫人，該歇息了。」

采薇端著茶水進來時瞧見夫人寫的大字，努力不露出鄙夷，免得傷夫人的心。

「喔。」她也正好累了，是該歇一歇。

拿起擱在條案上的茶水，她才剛坐下，便聽采薇道——

「夫人，二爺剛剛回來了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「奴婢讓巧兒去前院守著，一瞧見人就回來跟我說。」

毛知佳眼角抽搐了下，對於采薇這般忠心耿耿的人，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。

「然後奴婢就讓廚房做了雞湯，一會夫人給二爺送去吧。」

毛知佳視線游移，心想要找什麼理由拒絕，又聽她道——

「夫人，不管怎樣，二爺待夫人是極好的，總不能二爺在外頭忙了一晚回來，夫

人卻不聞不問，這事要是讓侯爺夫人知道，不知道要怎麼責罵夫人了。」

毛知佳儘管不愛聽，卻也不得不說采薇觀察入微。自己畢竟不是古代人，不會在意那些後宅裡無聊的八卦，可是身為盟友，似乎應該去關心他一下，畢竟他連贍養費都幫她準備好了，她要是不聊表關心，好像顯得太冷漠了點。尤其這時候他辦的差事……那是大綱裡有寫的，說不準她還能給他指點迷津，加深彼此盟友的情誼。

「好吧，雞湯熬好了再跟我說一聲。」這點人情世故，她還是懂的。

「不瞞夫人，雞湯已經熬好了，奴婢就擋在外間。」采薇笑得眉飛色舞。

毛知佳咂著嘴，這分明是趕鴨子上架嘛。

提著食盒，毛知佳來到前院，見書房外有錦衣衛守著，正忖著要不要回頭時，有個男人大步流星地從大門那頭走來。

她本要退開，誰知男人卻朝她恭敬地作揖，喊了聲夫人。

毛知佳疑惑地看著他，心想這人是見過她不成？可他要是見過她，她怎會一點印象都沒有？

這男人長得眉目清秀，看起來二十出頭而已，氣質溫雅，身上穿的並不是錦衣衛的袍服，直教她搞不懂他的身分。

見過她，代表他定是跟在范逸身邊的人，可她設定裡，范逸身邊只有羅與一個策士而已，這號人物到底是誰？

「屬下紀重恩是二爺的隨從，夫人如果想進書房的話，屬下去幫夫人通報一聲。」話落，也不管毛知佳是怎麼想的，他已經大步朝書房而去，守在門外的錦衣衛通報了聲，他便直接進去了。

隨從？范逸身邊怎會有隨從？

毛知佳偏著頭，心想故事設定是平面的，可故事的世界是立體的，所以就算她沒設定，角色也會自動延伸各種可能性以及補全合理性。

是說……她心理準備都還沒做好，他怎麼可以馬上替她決定呢？

但她只能眼睜睜看他走進去，再眼睜睜看他走出來，躬身請她進書房。

「夫人，走啊。」采薇見她動也不動，不由輕推她一把。

深吸了口氣，毛知佳拖著沉重的腳步，一步慢過一步地走。瞧書房外站了錦衣衛，她就覺得不該去打擾人，可是她身邊的一男一女卻壓根不懂什麼叫做尷尬，都不知道她臉皮很薄。

硬著頭皮踏進書房，毛知佳看了眼空無一物的桌面，二話不說把食盒一擋就想走人。

可是采薇那期盼的眼神從書房外投射進來，逼得她只能再附加一句話。

「二爺事務繁忙，喝點雞湯，記得多休息。」

這樣可以了吧，可以了吧？

「多謝。」

聽著他略嫌沙啞的聲嗓，她才抬眼瞧去，發現他眼下有點陰影，彷彿一夜未眠。

「二爺不會從昨天到現在都還沒睡上一覺吧。」

話就這麼脫口而出，一說出口，她就後悔了。跟人家又不是多熟的關係，問這種涉及隱私的問題實在太過頭，她恨不得能收回這句話。

「嗯。」

「喔……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擾你了。」她表達充分的關心，差不多該走了。

范逸輕應了聲，她轉身就走，可是才走了兩步，她猛地想起自己是想給他指引迷津才特地走這一趟的，只是眼前這狀況，她該怎麼提點他？

不能明示，否則他一定覺得她很奇怪，要是用暗示，也不知道他聽不聽得出來？

思索片刻，她看向他，道：「二爺可知道城郊外有間山興寺？」

范逸微揚眉，道：「如果妳想去，儘管去便是。」

「不是，我想說的是，也許二爺可以到山興寺走走，燒香拜佛，或許能有所發現。」她本來是想假藉燒香拜佛的名義邀他一道去，不過她認為他意願不大，所以只能用這種方式提點。

誰知道站在一旁都沒吭聲的羅與卻突地嗤笑出聲。

「夫人，大人是為了近來發生的案子發愁，不像尋常的女眷為了祈求闔家平安去拜佛，要是照夫人這種說法，難不成二爺遇了事都去燒香拜佛，案子就迎刃而解？」

毛知佳側眼瞪去，心想這傢伙怎麼有膽子這樣跟她說話？那天讓她哄得忘了東南西北的，今天就翻臉不認人了？就算吞了炸藥，說話也不需要這麼衝，怕人知道他情緒控管有問題是不是？

「話不是這麼說的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求個心安理得也不成嗎？況且誰知道會不會去了一趟山興寺會有意外的收穫？」

毛知佳語帶暗示的說法，讓范逸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。

「能有什麼收穫？」羅與的語氣越發不客氣。

近來二爺為了追查一件案子遭到暗算，受到重傷，不得已才使了沖喜這種做法，偏偏先前的案子未破，失蹤的人又添了一個，而且還是首輔大人的金孫，老首輔求到皇上面前，皇上臉都黑了，把二爺召進宮裡狠訓了一頓。

如今要是再找不到人，二爺指揮同知這個職位八成要丟了。大夥心情正愁著，偏她一臉天真地要二爺上山興寺，教他一肚子火都冒出來。

「天曉得呢？也許月黑風高時走一趟，效果更好呢。」毛知佳撇了撇嘴，決定點到為止，省得讓他們以為她是來找碴的。

就在毛知佳走到門口時，坐在案後的范逸突道——

「妳也懂卜算？」

她頓下腳步，烏亮的眸轉了圈，回頭乾笑道：「略通一二。」對喔，她怎麼沒想到其實她也有本錢兼職當神棍的。

羅與詫異了，心想那日她說在閨閣裡久聞他的名諱，如今恐怕並非如此。「不知夫人師承何處？」

「……無師自通。」他問師承何處不是在找碴嗎？她一個閨閣女子是要上哪拜師學藝？明知故問。

「在下從未聽過卜算可以無師自通的。」羅與亨笑了聲，看她的眼神就跟看個詐欺犯沒兩樣。

「這是造詣問題，講究天分的。」毛知佳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「這話可笑，卜算如醫，講究的是勤學和拜師，要是沒有師父啟蒙，空有古籍在手……並非在下看不起夫人，而是卜算的書冊稀少便罷，就算有，只怕夫人也看不懂，倒不如就承認是隨口說說，何苦逞一時之快？」

毛知佳瞪著他，幾乎要跳腳了。

這小子，她怎麼不知道他竟是這般伶牙俐齒來著？不就是個會卜算的術士，嘴巴竟這麼臭，拐彎抹角地嘲諷她，還說並非看不起她……根本就是很看不起她！

搞不清楚狀況的傢伙！她可是掌握生殺大權的造物主，敢惹她，她就讓他提早下架！

「當初二爺就是在山興寺附近遇劫的不是嗎？就往那兒去走走吧。」她很意興闌珊地說著，覺得好人不是人人都能當的。

殊不知她此話一出，一屋子三個人都直盯著她。

目光太熾熱了，毛知佳沒辦法不當一回事，儘管她不知道自己哪個地方說錯，但反正就是這樣啦！

「橫豎我話都說了，信者恆信，不信者不信，由著你們。」話落，她也不糾結了，反正到最後還是會破案，她不過是好心要他少累一點罷了。

范逸瞅著她離去的身影，黑眸微微瞇起。

「二爺，你不會是真打算去一趟山興寺吧？」羅與瞅他那眼神，就猜到他是想要試上一試。

「有何不可？橫豎也沒線索，而她給了方向，也點出了我是在山興寺附近遇到埋伏。」他遇人埋伏一事是眾人皆知，但除了身邊的人，並無人知道他是在山興寺出的事，而她說得那般篤定，彷彿真會卜算似的。

一句沒線索讓羅與臉上火辣辣的，誰讓他怎麼卜都卜不出個所以然，案情這般膠著卻不能給個指引，雖說二爺辦案向來憑自己的本事，但偶爾卜個卦總是能事半功倍。

就不知道他近來是怎麼搞的，有些事就是卜不出來，好比剛剛離開的夫人，他完全卜不出卦象。

「二爺，現在就要整隊出發嗎？」站在身旁的紀重恩低聲問著。

「不，等月黑風高。」他露出個耐人尋味的笑，掃了眼桌上的雞湯。「重恩，把雞湯喝了吧。」

紀重恩應了聲便將食盒給撤下。

范逸坐在案桌後頭，從窗子看著佟熙妍離去的身影，既然人家已經把線索給得這般明確了，那就姑且照辦，讓他瞧瞧是不是能逮著人。